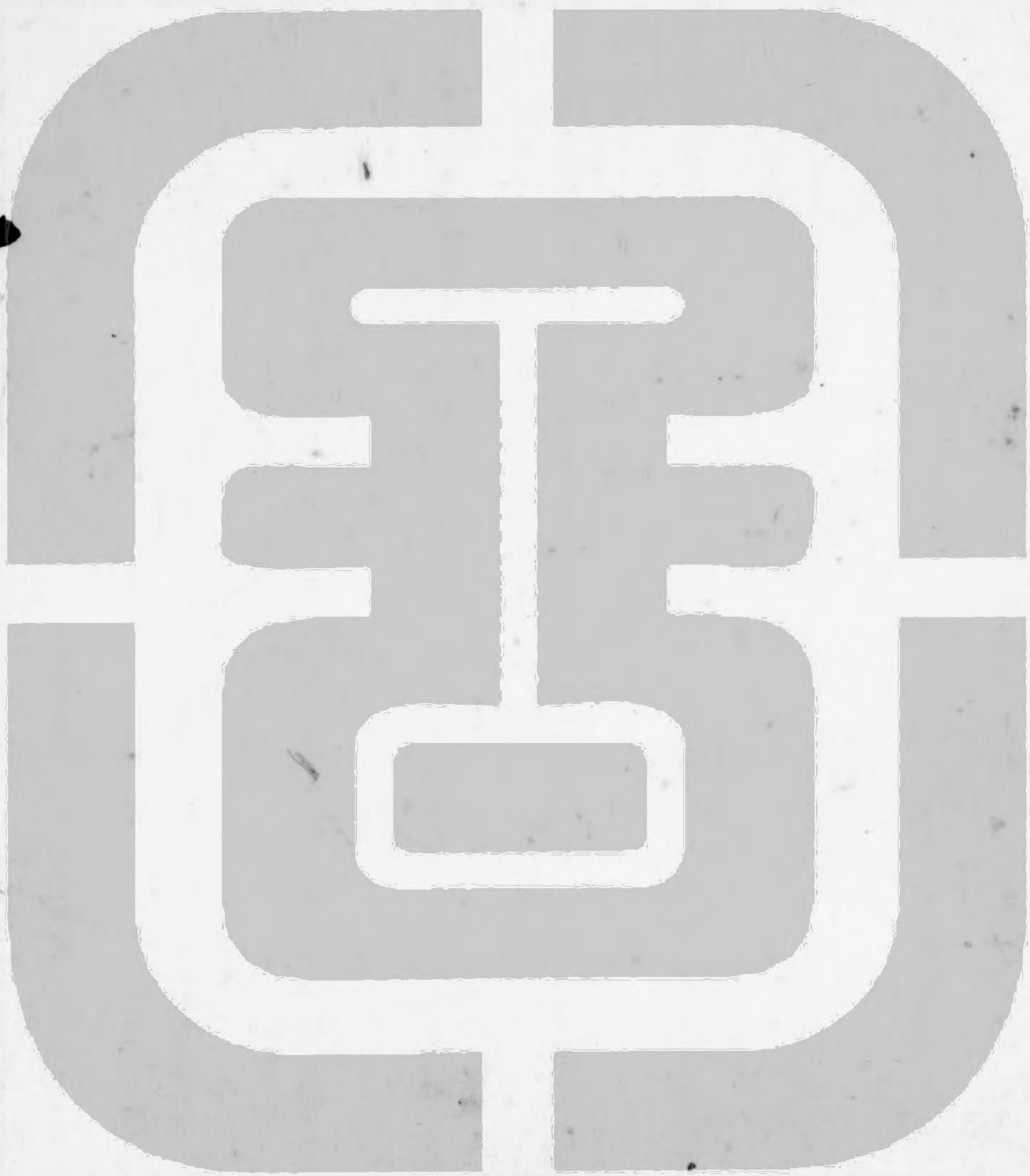


續震澤紀聞





續震澤紀聞目錄

吳文定公寬

高槎軒公啓

楊孟載公基

陳永錫公祚

陳僖敏公鎰

徐昌穀公禎卿

祝枝山公允明



續震澤紀聞  
盛斯徵公 應期

金公素公 問

陳怡菴公 繼

徐武功伯公 理更諱有貞

續震澤紀聞

洞庭山樵王禹聲輯



尚書吳文定公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自少篤學勵行博覽羣籍  
攻古文詞爲諸生已隱然有重名貢入太學東  
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亦有如此貢士也哉武  
功伯徐有貞高邁少可折節與交曰館閣器也  
屢舉不利絕意仕進督學御史天台陳選以禮



敦遣入試名在第三成化壬辰會試第一入試  
大廷又第一授翰林修撰年三十八旋被選侍  
東宮人動色相賀公獨蹙然曰我何以當此  
任哉我何以堪此勞哉至日講內殿尤當世所  
榮而公辭之至再至三當道見其誠不强也九  
載進右諭德

孝宗卽位以舊學進左庶子

憲廟實錄成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擢吏部侍

郎久之入掌內閣制誥復侍

武宗于東宮每進講間雅詳明意存諷諫至理  
亂邪正之際未嘗不覆誦之 東宮學少間公

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  
外歲不過數月日不過數刻况其間又多間歇  
古者八歲出就外傳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  
民且然况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  
就傳迨馬永成等以近習亂政人始服公先見



續東漢書  
云議者謂元儒吳澄出處不正不宜從祀公言  
從祀亦觀其有益經傳否耳苟有裨經傳卽馬  
融楊雄不廢可也大學士丘濬卒翰林聲望最  
重者公與餘姚謝公而公適憂去遂越次用遷  
公竟逗遛不獲用人爲不平而處之裕如也惟  
遷亦以先之爲不安數爲首相劉健言公當入  
閣健曰待我去用之他日又言又曰待我去用  
之爭之不得至聲色俱厲健但笑而已後天變

遷求去遂舉公及先文恪公自代不報大明會  
典成進禮部尚書尋充通鑑纂要副總裁 孝  
肅皇太后周氏崩將祔 廟詔議其禮衆推公  
執筆公上議曰昔周祀后稷姜嫄祭于別廟謂  
之閼宮魯桓公之母不得祔廟春秋書考仲子  
之宮漢唐皆然至宋始有兩后並祔之說然皆  
諸帝繼室非後世子孫嗣位追尊之比惟宋李  
宸妃沒仁宗悲慟始追尊祔祭豈足法哉蓋先



續東漢書  
是 孝莊睿皇后崩 孝肅不欲祔之 裕陵  
賴大臣力爭得合葬時已有 孝肅他日祔葬  
祔廟之說矣至是以公言且賴

孝宗明聖深維典禮卒從公議中外翕然稱合  
禮云年七十乞致仕不允閱月卒贈太子太保  
諡文定公忠信宏厚廉靖方嚴好古力學文翰  
淳美遇權勢榮利退避不暇爲文不事雕琢獨  
嚴體裁蘊藉簡淡理致優長爲詩用事渾然天

成沉着高壯一洗近世尖新之習作書姿潤中  
時出奇倔雖規模于蘇而多所自得學者稱匏  
庵先生所著文集若干卷

姑蘇志云公爲人靜重醇實自少至老人不  
見其過舉不爲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  
持遇有不可卒未嘗碌碌苟隨言詞雅淳文  
翰清妙無愧古人成化弘治之間以文章德  
行負天下之望者三十年位雖通顯迄不得



柄用天下惜之

先文恪公曰公端靖淵穆不溷溷爲同不嘒嘒爲異士無賢愚見者靡不歸心公亦保合兼容不見畛域平生不聞有毀譽之言亦不見喜愠之色其古所謂大雅君子者乎

編修槎軒高公

高啓字季迪長洲人少孤兄咨成淮右時往來居吳城東北陬好作詩出警語人咸異之至正

間張士誠開府平江承制以淮南行省叅政饒介領諮議叅軍事介有文學喜士一時名流多出其門啓時年十六或薦于介介見啓詩驚異以爲上客啓不屑以妻家周氏在青丘遂徙青丘避焉號青丘子洪武二年用廷臣薦與修元史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命教功臣子弟一日召見啓與編修官謝徽並對時已薄暮上御闕樓擢啓戶部侍郎徽吏部郎中啓以年少未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九十五  
三  
習金穀且孤遠不敢驟當重任遂與徽俱辭  
詔許之賜帑金給牒放還先是啓常以史事爲  
國子祭酒蒲圻魏觀所知陞辭歸夜宿龍灣夢  
亡父來書其掌作一魏字云此人慎勿與相見  
及是觀守蘇啓避匿甫里絕不入城然觀愛顧  
殷勤數延問郡中政事得失竟棄寤告爲徙居  
城中夏侯里就焉觀以府治隘弗稱且衛治處  
其右不欲爲之下卽士誠廢址遷之衛帥密疏

于朝遣御史張度混跡畚鍤中廉得其實觀寘  
極典啓與王彛等俱坐觀黨歿以其上梁文有  
龍盤虎踞語也年三十九啓疏爽雋邁警敏絕  
人身長七尺有文武才少好權略與張憲杜寅  
王行宋克僧道衍輩游於書無所不讀尤粹于  
史其文喜辯擊馳驟上下精采煥發其詩始以  
唐人爲法極意太白而出入諸家緣情隨事因  
物賦形闔闢變化不拘一體所著有缶鳴鳧藻



新編漢書卷之四  
等集

黃暉蓬軒吳紀云臨川饒叅政介之至正末  
領咨議叅軍事於吳慕高季迪才名召之至  
再強而後往因命題倪雲林竹木圖實試之  
也且以木絲曲爲韻季迪充口答曰主人原  
非段干木一瓢倒瀉瀟湘綠踰垣爲惜酒在  
樽飲餘自鼓無絃曲饒大驚異其敏捷且嘆  
賞其詩延之因勸之仕季迪笑而不答時年

纔十六又二年年十八頎而長矣未娶婦翁  
周仲建有疾季迪往唁之周出蘆鴈圖命題  
季迪走筆賦曰西風吹折荻花枝好鳥飛來  
羽翮垂沙濶水寒魚不見滿身風露立多時  
翁曰是子求室也卽擇日以女妻焉  
勞堪憲章類編稱其論事數中肯綮未見的  
據

按察使楊公



楊基字孟載其先蜀人大父宦游江左而基生  
吳中遂家焉穎敏絕人九歲能背誦六經著書  
十萬餘言名曰諭鑒試儀曹不利會天下亂歸  
隱于吳之赤山會稽楊維禎客松江往來吳中  
以詩自豪基嘗于坐上賦鐵笛歌維禎驚喜與  
俱東語所從曰吾在吳又得一鐵來矣若曹就  
之學優于老鐵學也張士誠辟爲丞相府記室  
未幾辭去又客饒介所時左丞周伯琦留江南

以中朝貴臣尊重無比廳事惟設一席客至立  
談遣之惟基往輒解榻欵語極歡乃罷王師下  
江南籍錄諸僞官基以饒氏客安置臨濠旋徙  
河南洪武二年放歸尋起爲滎陽知縣謫居鍾  
離久之被薦爲江西行省幕官以省臣得罪落  
職六年又起奉使湖廣召還授兵部員外郎出  
爲山西按察副使進按察使被讒奪職供役卒  
于京基詩穠麗纖蔚與高啓張羽徐賁齊名世



稱高楊張徐以擬唐四傑云所著有眉菴集

按察司僉事陳公

陳祚字永錫吳縣人永樂中以進士選爲翰林庶吉士擢河南布政司右叅議與分巡官交章言事編置均州太和山且十年宣德初召爲監察御史巡按江西復上疏言帝王之學先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讀書貴乎知要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聖賢格言古今治亂無所不載願于

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庶知孰爲道義可遵孰爲嗜慾可節孰爲忠賢可親孰爲邪佞可遠孰爲民利可興孰爲民害可革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何由而得何由而失疏入或指其語涉譏訕上怒曰彼謂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耶逮繫至京籍其家闔門繫詔獄五年正統初釋之復其官祚以父母庾歿獄中乞追服不允章再上得給假歸葬還朝出按湖廣復發



遼王不發事又下獄論歿未幾王事覺得解改  
南京雲南道御史時戶部侍郎吳璽薦主事吳  
悅悅有過被劾法當連坐而有司私憾璽附致  
至歿悅亦自經祚言刑部大理扶同深刻乞各  
坐以變亂成法罪 上從之命著爲令八年陞  
福建按察司僉事數月移病歸卒年七十五祚  
風神峻整音吐剛厲中雖少容然襟懷坦夷褒  
善薦才持法平恕身屢危而氣彌厲忠誠激發  
一造其廬也人兩賢之

太子太保左都御史陳僖敏公

陳鎰字有戒吳縣人父孟王素好善一夕夢神  
告曰吾降生爲而子以大而門遂生鎰舉永樂  
壬辰進士擢監察御史歷湖廣山東浙江按察  
副使宣德乙卯邊務方殷特陞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鎮守陝西兼督寧夏延綏等處邊備尋陞  
右都御史入掌院事轉左都御史 邠王監國  
奉命籍王振家會陝旱甚陝人思鎰連章上請  
乃以太子太保出鎮至則禱于西嶽得雨人情  
大悅開倉賑濟全活甚衆在陝十餘年領勅八  
十餘道悉聽以便宜從事鎰亦竭誠殫力知無  
不爲陝人德之家繪其像云旱禱之則雨病禱  
之則瘳每出民遮道爭舁之至擁遏不得前雖

禁之弗爲止也初鎰長憲時王文尚爲監察御  
史鎰薦文與副史金濂可大用文遂擢貴不數  
載亦至右都御史正統景泰間與文更出鎮陝  
最後文當出風御史留已以侍郎耿九疇往兩  
人同在內臺文每陵轢之嘗入臺鎰稍後至文  
輒命堂吏鳴鼓集諸御史受事不少須一日文  
亦後吏請擊鼓鎰曰徐之文至知鎰遲鼓以待  
自訟曰吾在陳公度中矣鎰在陝持法寬雨暘



續震澤雜記  
時若年穀屢登民愛之如父母及文代之以猛  
民陽畏而陰怨之年歲洊饑邊境騷然非復昔  
時氣象矣景泰四年秋年六十三致仕卒贈少  
保謚僖敏

國子博士徐公

徐禎卿字昌穀吳縣人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以  
親老求便地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改國子五  
經博士階迪功郎禎卿神清體弱雙瞳燭人少

喜摘辭文匠齊梁詩沿晚季後見北地李夢陽  
始大悔盡棄其故所業力追古作至忘寢食著  
交誠感暮賦諸篇詞旨沈鬱凌轢曹魏與夢陽  
及信陽何景明歷城邊貢齊名弘正間稱邊何  
徐李一日閱道書若有所得更習養生家言有  
道士自西南來禎卿與語悅之遂究心長生益  
與世泊正德庚午王守仁至京師素善禎卿禎  
卿馳與論攝形化氣之術時湛若水亦在坐語



續震澤雜聞  
不合去異日復就守仁宿謂曰吾授異人五金  
八石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守仁笑不應禎卿  
默然久之曰子以予爲非耶抑又有所秘耶夫  
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  
去知故而宅于埃壒之表子其語我守仁曰謂  
吾爲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  
也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  
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超乎夫盈

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  
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于  
其間禎卿蹶然起曰命之矣然吾疾且作懼不  
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悸乎曰生寄也歿歸  
也何悸逾月遂不起垂歿整衽端坐以後事託  
其友翰林徐縉縉爲之泣禎卿笑曰常事耳氣  
益微以指畫其子伯虬手作冥冥漠漠四字餘  
遂不可辨卒年三十三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



志於道云所著有談藝錄詩賦若干首李夢陽稱其文溫雅以發情微婉以諷事爽暢以達其氣比興以則其義蒼古以蓄其辭議擬以一其格悲鳴以泄不平參伍以錯其變第守而未化故有蹊徑存焉雖然辭榮而貌寂浮雲富貴慷慨俯仰其所造詣莫之究竟矣顧璘稱其上探騷雅下括高岑融會折衷文質皆備時謂知言而王世貞以吳中祝允明書沈周畫與禎卿詩

爲國朝三絕

應天府通判枝山祝公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七世祖碧山勝國時由松江來爲平江路總管季子九鼎因家焉祖顯正統乙未進士官山西叅政父璫母徐氏武功伯徐有貞女允明生有殊質五歲作徑尺字讀書一目數行下九歲病瘍寢處有古詩一編因徧和之名隆隆起旣天賦殊特加內外二祖咸



當代魁儒目濡耳染不離典訓稍長遂貫綜羣  
籍稗官襍家幽遐鬼瑣之言皆入記覽文章崇  
深鉅麗橫從開闔茹涵古今高者凌徐庾下亦  
不失皮陸或當廣坐談笑雜選援毫疾書思若  
泉湧一時名聲大譟大僕少卿李應禎最慎與  
可奇其材以女妻之壬子舉於鄉主司先文恪  
公手其卷不置曰必祝某也旣而果然自是連  
試禮部不第就銓得廣之興寧令興寧地界嶺

海民尚謹訐淫於禱祠允明至一示以禮暇則  
蒞學進諸生都試講授遂一變其俗故多盜竄  
山谷間時出焚劫爲設方略一旦捕得三十餘  
輩邑以無警稍遷通判應天府無何乞歸築室  
吳城日華里著述不輟五年卒允明爲入簡易  
佚蕩不耐拘檢玩世自放憚近禮法之儒然默  
而好深湛之思時獨居著書解衣盤礴賓客來  
者叩戶呼之若不聞也書學精工自急就以逮



續身澤新刊  
虞趙上下數千年變體罔不得其結構若羲獻  
真行懷素狂草尤臻筆妙晚益奇縱恒作老樹  
交蘿翔鳥閉獸飛龍騰蛇之狀蓋有得于粵中  
山水之助云品爲當代第一其爲家未嘗問有  
無得俸祿及四方餉遺輒召所善客與噉飲歌  
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一錢生而枝指  
自號枝山道人所著有祝子通祝子罪知祝子  
襍蘇材小纂野記語怪各若干卷蠶衣浮物金

石契各一卷興寧志五卷藏于家子續起家進  
士給事中官布政

貞山陸公曰斯文之用與天地準由漢世來  
續言之士臻于斯極者亦僅可數已明興百  
年士猶膠守章句未覩其恢然者乃憲孝之  
際始彬彬焉祝先生由諸生起覃精發藻橫  
逸蹕厲超追古昔盛哉若其湛浮自得龍變  
不羈大觀逍遙廓然離俗矣夏侯湛贊東方



生云明濟開豁包含弘大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殆先生哉殆先生哉

右都御史值菴盛公

盛應期字斯徵裔出宋文肅公度由餘杭徙汴再徙蘇之吳江後家郡城高祖啓東以名醫爲文廟所眷應期少穎異年十四補郡學生讀書達旦不寐十九舉鄉試明年癸丑登進士歸娶釋褐工部都水司主事蒞濟寧牖約束嚴整中

貴往來聞風歛戢有挾私貨行者輒沒入之大璫李廣李興家人載私鹺數十艘南來聞濟寧主事嚴悉投諸南旺湖中廣興固心銜之會太監秦文奏應期阻格薦新船大不敬遂下詔獄訊治嚴酷終無撓詞謫爲雲南安寧驛丞久之稍遷祿豐知縣祿豐古祿率甸白地烏棘八蠻所居前政往往寇賊視之應期首弛逐捕之禁益示恩信民用歸集而盜亦救寧至隣境有盜



續震澤雜聞  
其民亦縛以獻歷遷長沙府同知管內王府官  
校及衛所餉給多爲奸吏侵牟士卒貧困出怨  
言將爲亂會應期攝府事亟召善筭者授以意  
稽覈其出納數具得利弊所在著爲令吏不爲  
奸而郡以無事去郡日民設位六君子堂生祠  
之辛未遷雲南按察司僉事分巡金滄洱海二  
道所至夷酋懼服景東土知府陶某父子讐殺  
而讒人實構其間應期與瀾滄兵備晁必登馳

入其境縛奸人置之法曉陶以義俾父子如初  
武定知府鳳英歿其妻攝郡多不法子朝鳴尤  
兇悖至謀殺縣令侵奪民田產子女有詔按治  
咸憚不往應期單車馳入其境出鳳不意母子  
震懼不敢動薄責其黨抵罪有差悉歸所奪於  
民還言鳳氏必爲亂請降其秩爲同知設流官  
制之事格不行後果叛如其言鎮守太監梁裕  
貪虐甚責將校土酋饋獻方物動以千計嘗一



釀酒至供米八百石應期言於巡按御史張璞  
每裁抑之又請封閉諸銀礦以絕亂源礦有歲  
額裕所利也積不能平遂誣奏璞應期及副使  
冕必登罪俱逮 詔獄璞杖歿時應期已陞本  
省副使會乾清宮災言者交章救之赦還故官  
遷河南按察使鎮守太監孫清濫受訟牒應期  
面折之且榜擊其徒兇橫者不少貸丙子陞山  
東右布政使戊寅轉陝西左時鎮守太監廖鸞

縱其弟鵬姪鎧漁獵民財黠吏席守成與交關  
假進奉侵盜帑藏幾空諸方岳初至者例先謁  
鎧應期獨不謁而捕守成寘之法廖怒甚會造  
上供織罽移檄取直鉅萬辭甚峻應期受檄則  
閉戶發籍稽按得所侵費不貲明日詣廖廖方  
盛氣以待從容出數視之因問所費若此計所  
造當有贏今皆安在願以上聞廖出不意汗浹  
背不能對跪謝乃已武宗巡幸將至榆林人情



涇陽澤新刊  
五  
洵洵僉議加賦以備供億應期持不可乃議于  
正賦內計戶以丁糧爲差出銀米若干聽准明  
年賦入之數比 駕至邊士馬滄集鉅細百需  
咸有調度而處之裕如民不知擾一時扈從諸  
璫皆諸嬖倖氣焰熏灼自鎮巡而下重足屏氣  
莫敢與抗應期旣雅負重望而臨事整暇屹然  
不撓羣小望而畏之竟事無敢以非禮干者右  
布政李承勛亦在行歎曰李承勛常自謂一世

俊傑今日服矣上亦稱爲好官好官云未幾四  
川巡撫缺吏部以都御史伍符及應期名上  
上度次用之蜀去京師萬里夷獠雜居負險易  
動六番招討高文林及其孫繼恩尤獷悍數攻  
圍城邑殺掠吏民流民謝文義亦糾夔蠻爲亂  
先後督師討平之以憂歸世宗改元起撫江西  
當逆濠兵亂之後加以饑饉所在寇盜充斥鄱  
陽湖尤稱淵藪應期廉知漁船爲賊鄉導乃籍



羣漁爲伍官稽驗出入又設團保之法以統鄉兵寇至則互援失事則連坐獲賊者各以多寡受賞盜遂逆散以歲侵請折漕米之半有轉運費及免襍調緡錢以萬計而請留賑濟者亦且數萬擇良吏分地賑恤躬自督率賞罰明信所全活甚衆而歲亦比登屬南京大饑首輸米四十七萬石銀二十萬兩時留都缺食諸省轉餉多未至惟江西運舟絡繹而下民賴以濟詔嘉

獎焉尋進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時歸善劇賊李文積據挑子園爲亂至則督率守巡發兵生擒文積及其黨李萬金等斬首一千一百三十級俘獲男婦四百人思恩土官劉召誘執官兵據險叛勢張甚復奉 敕調土漢官兵分隸將校授以方略進攻邕梅諸寨破之召被創赴火歿俘斬千五百餘田州府土官岑猛淫虐慘毒屢出兵攻燒州縣詔議討撫孰便應期謂猛稔



惡通誅若容養不問勢將益熾乃與巡按御史謝汝儀等具陳方略請誅首惡而赦其餘疏下兵部而應期已改工部侍郎督易州山廠矣初太監總兵二府多私役士卒應期稽按尺籍盡勒歸伍又檄下兩省及湖廣諸路凡所調遣徵發皆關白乃行於是二府陰使私人讒搆欲去之故有是命應期遂引疾致仕丁亥河決徐沛漕渠淤塞甚詔卽拜應期爲右都御史治之

時尚書李承勛胡世寧議欲於昭陽湖東自留城接沙河別開運道而少卿黃綰詹事霍韜亦各陳便宜詔下應期看詳遂與郎中柯維熊員外王大化山東叅議劉淑相親往相度延訪父老皆謂地形平行可以就功而淑相贊之尤力乃疏言黃河古今未嘗無患而中原平行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遷徙不常爲患特甚而其性避高就下自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力



勝也弘治以前河東下潼關卽分三大支其二  
大支俱出汴城以南東行由泗水經淮入海維  
時河南郡縣受害爲甚其一大支則經汴城以  
北東行至兗又分二小支一出沛縣飛雲橋一  
出徐州小浮橋俱入運河徑下邳州會淮入海  
正德以來汴南二支湮塞併入以北一支於是  
全河東下至於徐沛俱入運河自是汴河無患  
而徐與豐沛適當其衝近年河漸北徙小浮橋

旁支亦已湮塞曹單城武諸縣楊家梁靖諸口  
奔潰四出徑趨沛縣漕河橫流昭陽湖東而水  
半泥沙勢緩則停遇坎則滯致淤運道三十餘  
里爲今之計大略有四曰疏曰濬曰築曰改疏  
者疏上流而殺之也濬者濬故道而順之也築  
者築長堤而障之也改者則改別地而不與之  
爭耳夫上流不殺則決口不可塞長堤不可築  
而河防不可成河防不成則淤不可濬而故道



不可復此漕河所以不容不改也廷議是之  
詔以春和興役應期已命柯維熊等分治舊河  
使通漕舟而堅築堤岸以障黃河之衝別濬趙  
皮寨孫家渡諸處以殺上流量地授工綜理微  
密初議以六月爲限甫四月而工且十八九會  
給事中某言改河非計遂詔罷役而應期亦落  
職閑住

禮部右侍郎金公

金問字公素吳縣人家貧年二十二始折節讀  
書居與陳繼隣與繼俱受易俞貞木繼每獎勵  
之間感勵益肆力于學不數歲爲文已追逐前  
輩名益起永樂初以應薦授司經局正字侍  
東宮甲午

上北征還以迎駕稽緩逮繫諸宮僚上曰朕  
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遂與黃淮楊溥等  
皆下獄三人相得甚暇則人持一經互爲講論



十年不輒人比之夏侯勝黃霸云洪熙初命待  
詔思善門授翰林修撰備顧問論時政得失悉  
見採納宣德末擢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  
正統間調南京歲餘遷禮部右侍郎卒於官間  
文行敦茂平生閱歷艱危久躋通顯而始終一  
操士論多之著述雅健精采燁然書得魏晉筆  
法星歷之學尤精然未嘗以語人初問與陳繼  
竝爲俞貞木所器重嘗語王汝玉曰二生學問  
略相似金之名位過陳遠矣後皆以布衣應薦  
繼爲翰林檢討未幾致仕問享榮名逾數十年  
卒如其言

翰林檢討怡菴陳公

陳繼字嗣初父汝秩元末避兵自廬山來吳居  
朱勔故宅宅有林亭軒沼之勝名綠水園日與  
高啓輩嘯歌釣游其中題咏殆徧張氏時爲叅  
謀頗見信用國初官濟南府經歷坐事歿繼生



甫十月母吳携歸蘇家具蕭然惟遺書二萬卷其母守節教繼慈而能嚴甚有家法長從王行俞貞木學遂以古文鳴吳中遠近交聘爲學官以親老辭先是楊文貞公士奇見繼文喜之會仁廟獎用儒術遂上言繼文學宜在近侍卽日驛召至授國子博士明日入謝改五經博士時初開弘文閣延文學之士以備顧問命學士楊溥侍講王璉及繼三人領之

宣宗卽位尤留意綜古一日於禁中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召問三楊諸公皆不能對上顧翰林諸臣曰有能知者否繼時官在下對曰龍有翼曰應龍上問何出曰見廣雅命取廣雅視之果然上甚悅尋預修兩朝實錄進檢討踰年引疾致仕卒繼爲人端恪其學自經史百氏皆博考深究文章根義理辯體製嚴矩矱不肯草率一時稱爲作者所著有怡菴集子寬



字孟賢完字孟英皆能文而寬尤長于詩新麗  
和平頗得唐法吳人至今稱陳五經家云

武功伯天全徐公

徐公諱理更諱有貞字元玉吳鳳凰鄉集祥里  
人也幼質夙傑少長在京師從吳文恪公訥游  
隱有經世之懷論說每與人各趣文恪謂曰子  
欲仕乎與俱見胡祭酒文穆公儼請授經於是  
時胡公以事稱病臥上牀伏枕酬人語見公易

其孱少試令爲詩篇篇成甚奇峻胡公蹶然起  
繞牀行呼曰徐生鼎鉉器也留之授業期月已  
了了宣德甲寅中進士詔簡公等績學翰苑紹  
文帝時故事號庶吉士數視列宿久之上御便  
殿召見二十八士試其文第公一卽日授翰林  
院編修館閣名鉅三楊二王之流以文爲公重  
公自以士爲學以爲世耳文藝餘末惡足限稱  
哉因肆力綜討天官變異地勢夷阨軍謀陳形



續皇澤紀聞  
河渠陰陽方略咸求通悉古法宜合今用或問  
公職詞墨諸此類何意事之公曰此孰非吾事  
一日國家用我以此此可辭未之學耶於時學  
之當不晚矣

宣宗崩與修實錄尋詔修玉牒遷侍講正統之  
世公謂久治安朔虜必將患中國外攘中堅應  
先時發計爾爾上疏備言之數千語悉馭虜精  
筭殆無餘落者上嘉納之已巳之變京師戒嚴

朝計分遣文臣守要害錫璽書俾行巡按御史  
事公得河南公視勅言于執政必得便宜行事  
竟易書以行旣至作鎮於彰德時民間變相率  
竄匿山谷公馳騎往招之徵發郡縣得民長吏  
以從令爲好語諭啓民歸意民相報告出山谷  
旬日還就家井已數萬人公遂糾義旅爲京師  
聲援至者多太行羣盜公日閱察寢以孚順公  
親教坐作進退擊刺之法使自團結不籍其名



續震澤雜聞  
於是諸頑改習奔躍願爲用居無何虜遯京師  
解嚴公召還景泰元年爲經筵講官明年陞右  
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會河決張秋沙灣先遣  
治者率築其決水大至築輒壞更七年績用弗  
成餉路梗絕役卒殘敝朝廷集羣臣論中外隱  
抱材略諳達水利者遣主河事大臣進公詔遷  
左僉都御史以往於時運河枯涸舟筏不通公  
來當冬時水忽大發人驩唱爲神水公檢點役

徒語屬吏河事當積歲可辦彼數萬億卒吾弗  
能用宜解遣休歇吾與之期使來又以積勞驟  
散且撓亂生他虞因量度地里漸遣之乃自乘  
小舸究河源流踰濟汶沿衛涉沁循大河導濮  
范還昉度地行水前遣卒且依期來乃上疏言  
平水土策在知天時地理人事天時旣經地理  
旣緯人事乃究夫水之性可順以道不可逆以  
湮禹之行水用茲理耳方今治者往往反是治



所爲難臣循覈河理自雍而豫出險固之夷斥  
勢已濫肆又由豫以究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  
大洪口者當厥衝於是決焉以奪濟汶入海之  
路而去諸水從之以泄隄以潰渠以淤潦則溢  
旱則涸此漕轉所爲阻者然欲驟而湮則有不  
可故潰益潰淤益淤莫之救定反成澤汜臣今  
措畫惟宜首疏水勢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  
其淤因繼爲方以時節宣俾其後亡溢涸之患

法必爲是當可有成詔惟公自用乃作壩埽牖  
渠隨宜先後之牖以制水渠以分水渠起金隄  
張秋之首踰百里至于大之潭越范暨濮又  
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用平水勢勢隨平  
命渠曰廣濟牖曰通源渠有分合牖有上下凡  
河流傍出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萬丈於  
是水不東衝沙灣更北出濟漕河之涸治旣成  
緒乃作大堰其上楗以水門繚以虹隄堰之崇



三十有六尺其厚十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尺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用平水性性亦平乃濬漕渠至數百里復作牖于龍灣魏灣八積水過丈則放泄之都通古河以入于海又以金水子母之義沉玄金爲物像幾萬斤鎮定焉及三年而功成始治者有發京軍疏河之議公奏蠲濱河民馬牧庸調專役河防省兵費紓民力方工時或沮于上以工人部

聚衆挾兵勞苦將有他變上下其言于公公

條布釋上疑上悟不問前後勞諭數四委

倚不移凡水工之就皆以上專信力也國家

到于今賴之公歸擢左副都御史七年

景皇帝大漸天位未定廷謨乖異公意在復辟

顧未得可共事撫機以遲會都督張輓張軹武

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等咸抱此懷而武人昧

經權不識故事扣之許學士彬許曰社稷之功



也然而彬耄矣經濟材略莫如徐元玉卿其圖

焉亨素目善公意遂決天順元年正月巳卯夜

亨軌就公第微布大意公曰 太上皇昔者出

狩赤子之故非游畋也今天下無離心如能奉

以復辟此天人同符也古人固有之遂互陳籌

畫或曰公云特不知南宮曉此意邪亨軌云兩  
日前有達者公言是則伺得審報乃可發議

然傳聞未 亨軌去二日辛巳夜復造公請計或

委然否 後二日夜亨軌來 公升屋覽步軋文亟下拊亨

言報得矣乃請計

軌時在今夕不可失因復切切密語定規算不

知所云如何微聞亨軌小語今虜騎薄都城奈

何公言適可乘此聲以備非常納兵內中亨軌

唯唯或曰公急呼家人割雞瀝血  
酒中亨軌飲之未委然否 亨軌倉皇出

公爇香祝天訣家人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

族之禍吾行矣歸邪人不歸鬼矣取鐵杖運習

少之獨去與亨軌軌吉祥及鴻臚卿楊公善會

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門納兵或曰近  
三千人 直官衛士



驚愕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兩喊震

響遠近兵入盡公命復鎖諸門取鑰匿水竇中

并亨等無令知兵行天色沈晦亨等惶惑公大

呼鼓進之日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門鐵鎖

牢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然開門聲或曰公命取巨木架

縣之舉擊門寢令勇士踰墉入與外兵合毀墉乃壞門啓城中黯然無鐙

火亨等入

太上燭下獨出亨等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公

命兵士舉輿來或曰士驚鶴莫能舉公自挽之前遂掖太上

登輿及皇后偕行或曰公自挽太上上輿忽天光昭朗

月星爛然太上顧公曰卿為誰公對都御史

臣徐有貞太上既出遂升奉天殿或曰行時太上命

公密邇屬車至殿上公猶在車前失退武士因擊公一椎太上叱止之太上升

座或曰庚座在殿隅公自往推之至中久之辨色或曰公曰此事卿為

之乎朕失遇卿矣蓋上前在經筵時鼓鐘鳴

羣臣入惶惑不審及至殿下始知為上咸驚且



喜羣情謐然即日陞公翰林院學士掌文淵閣

事 景皇帝聞鐘聲問左右誰邪

或曰于謙邪未委然左

右對 太上皇 景帝曰哥哥好好癸未陞公

兵部尚書二月

日失

陞柱國三月癸酉封爲武功

伯錫鐵券文曰朕惟褒有功顯有德國家之令典天下之大經也若夫定策以安宗社代言而贊皇猷自古爲難於斯乃得眷惟文武之全才宜典鈞樞之重任咨爾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

士徐有貞才堪華國道足經邦資弘毅而秉忠純貫天人而通今古蚤擢賢科首登制舉簡自先朝貽于朕用史館秉春秋之筆經筵陳仁義之言作鎮北州已展勒王之偉略治水東郡復成績禹之神功由是叙長憲臺總司風紀廼者姦臣謀變社稷幾危賴爾忠誠以定大策遂能擁戴朕躬光復天位乃自中丞之職進兼司馬之權采展論思升華密省謨猷具善啓沃良多



夫旣屬以心腹而任之股肱是宜酬其勲勞而  
胙之茅土爰錫西周之世封用承東海之宗祐  
茲特封爾爲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食祿一千一百石子  
孫世襲指揮使仍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外其餘  
雜犯死罪本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仍  
命爾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於戲中外  
宣力朕惟用爾以功左右納忠爾惟輔朕以德

居黃閣而兼典戎機信乃禁中之頗牧直紫宸  
而彌綸國體允惟王室之甫申尚匹休於前人  
用馳榮於來裔永崇世祿光我命封欽哉復授  
誥命文同券語并封三代皆如爵又賜章服玉  
帶一日數節使令絡繹于道上往往側席佇伺  
或不時赴使還以修容對 上亦不還宮申召  
再三必致見之見輒欣俞慰勞恩密如家人父  
子錫賚蕃庶恒若不及公感遇奮激自爲魚水



投結將以躬獨任國家坐致堯舜條建剴切無復顧慮言無弗納施行若流一時威權震赫百僚畏忌而同功曹石等始媚惡之初朝廷批旨皆出閣臣調進旨稿留閣中號絲綸簿其後宦寺專恣時收簿秘內公告上如故事還簿於閣宦者權寢衰啣公曹石等有所私謁公多不從陳請恩異每復諫止節縮遂皆同情啣恚

或曰一日上澗公顧左右令御用監作條歷紗與徐有貞歷紗者謂細窄玉帶也左右去上偶

入監見方造一帶完上問將賜誰左右對曹欽上言且將來與徐有貞徐有貞窮秀才無錢買曹欽可再作與之欽聞謂上業已會御賜奴乃更奪與邪不勝怨與諸人啣之

史楊瑄劾亨吉祥侵奪民田諸事中批宥亨吉祥又謂瑄敢言俾吏部記其名亨吉祥言此出徐筆記瑄何意意當不在我曹乎且瑄之劾亦徐指耳繇是憾益深

或曰曹欽入哭訴皇太后徐有貞將殺奴曹矣

太后姑然窺上意不能譖愬以諸閹同噤因使巧謗公數為險詞觸上上殊不為動上



多屏人與公語闔人令小豎伏扆守後屬耳或  
得竊聞之乃告上上某日有某事某語云云  
上寧有之乎上問何自知之左右對此有  
貞宣諸人上大驚我此語獨有貞一人當真  
是其發耶左右言寧獨是上前後語有貞有  
貞無不揚播之上自是疑公寢事形迹回思  
嚮日逆心語眷轉衰亨吉祥等輩乃益納隙進  
讒類合上疑忌旨久之上愈益惡之夏六

月亨吉祥因竊造封事危語誹毀朝政假給事  
中李秉彛名上之時秉彛已去國法司逮至訊  
之不勝苦毒而歿曹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使  
所密馬士權等爲此而假托以滅迹耳遂捕公  
及家屬并士權等下獄雜訊之上雖怒猶念  
公第貶爲廣東左叅政纔出國門亨吉祥急告  
變激上上令復追公下詔獄比入禁中適

有風變

或曰公至內已晚因繫宿直房下明日方欲入忽天地暝暗烈風大作後宰門



關折承捕千戶為風吹旋仆地起則懷至殿庭  
中揭帖失去莫知所之因更造以之

未見 上曹欽等從中躍出蓋將遂歿公 上

顧見急召指揮門達口授數語達趨下墀呼從

士曰帶徐有貞入衙門我還自問之蓋受 上

寬恤旨已乃引公與偕出就門下痛杖數十引

去 未審何門復痛杖與家人士權等悉受苛考楚酷

極甚皆瀕死數四終無驗狀士權尤被虐因曰

今欲吾等何所承邪刑官曰徐有貞欲作逆與

汝三人同謀先為此以惑朝廷耳士權大呼曰

徐有貞欲使

今皇帝為堯舜之君如此而已不知其他刑官

不能折如是半月獄卒不成適承天門災 上

大感悟宥出公以前券誥出公自撰有續禹之

語禹為帝王而云續有不臣意 或曰又以公之

邑而武功寔曹操始封後操傾篡漢舉此為罪  
室公出此亦應有異懷無人臣禮

安置金齒為民公受詔怡然就道至滇南寓處



僧廬陋室中屏絕世念惟綜玩易理嘗語人吾平生之學獨於易有深得云時有奏金齒守臣胡某不法事迎權臣意辭連公上不問後數思公輒欲召數爲李相賢沮之居三年上益念之特詔使還田里或曰其終又決欲召勅具未及下屬上不豫以及崩遂不果公家居卻掃罕見顏面自稱天全居士先皇帝卽位詔賜章服闕居成化壬辰七月癸丑以疾卒年六十六公質幹短小精悍目光爛

爛射物音聲清越若金石好談辨古今無窮辭自視皃然遇鄙夫麤人蔑棄弗少留矚以爲彼自不當吾意吾自任吾意不能強合曲附也故方顯遽斥賞不塞罰而仕流莫歸公譽更生讐毀晚歲放迹湖山縱情煙霞之賞妓樂歌嘯風趣超逸輝照巖谷望之若真仙下游古賢復出然念念朝廷恒懷隱憂平生意氣所寄夙存物外探秘剔幽莫非奇致嘗買地包山之岨有



續震澤紀聞  
冲昇之想焉

公嘗帥徒入林屋洞秉炬竹  
至隔凡穴口欲進未能乃返性喜

夜燒鐙與客坐語徹曙無勅狀或孤步遐逝若  
有遇奇流至人下視汚濁糠粃如浼耳仕迹所  
至尤多建明在彰德問父老得岳武穆飛先墓  
于湯陰爲設祀作義旅氣又請建廟祀飛治河  
時行視鄒魯間奏復前元賜顏孟之氏田没于  
官者更益之悉畀二嗣人供祀其學自經傳子  
史稗虞百氏天文地理聃竺醫藥星祿風鳥異

術無所不通文章雄偉奇麗一代宗匠詩騷豪  
逸效李翰林書法迺駿得率更南宮風骨所著  
詞賦詩歌封疏雜文通若干卷別有史斷

續震澤紀聞

終



續寫海新

四





88  
書